



明季南畧卷之七

高傑論保江南

高傑疏言目今大勢守江北以保江南人人言之然從曹單渡則黃河無險自潁歸入則鳳泗可虞猶或曰有長江天堑在耳若何而據上游若何而防海道豈止瓜儀浦采爲江南門戶已乎伏乞和盤打算定斷速行中興大業庶有可觀傑發總兵李朝雲赴泗州又發叅將蔣應雄許占魁郭茂榮李玉赴徐州防明季南畧卷之七守

時寧南侯左良玉報稱副將蘇薦游擊朱國強斬賊四百餘級獲僞官江一洪獻俘京師

陳子龍疏募練水師

六月十九日陳子龍疏言一介草茅四載抱牆蒙陞南京吏部文選司主事便道還里因臣祖母高氏老病危篤而臣以子身獨子循例乞恩拜疏終養風塵阻塞未達中途蒙先帝擢省署掖時寇破恒代漸逼京師臣妄意聯絡海舟直達可資應援因與長樂知

國朝書

六奇用賓

天啓

縣夏允彝中書舍人宋徵璧等捐資召募。忽聞神京淪陷。先帝升遐。飲血崩心。呼號無地。臣伏思君父之仇。不可不報。中原之地。不可不復。然必保固江淮。以爲中興之根本。守江之策。莫急水師。海舟之議。更不容緩。幸松江知府陳亨志。切同袍氣。雄擊楫。多方措置。以求成旅。適接兵部尙書史可法職方司郎中萬元吉手書。以江上守禦方殷。望此一軍。其爲犄角。不妨動支正供。以俟銷算。總之以朝廷之糧。養朝廷之兵。無分彼此也。臣等推職方司主事何剛忠。勇性成。明季南畧。卷之七

二

清介絕俗。專司募練。而佐以山陰知縣錢世貴。舉人徐孚遠。李素。廩生張密。已買沙船二十五隻。募材官水卒共一千餘名。多堪守戰之士。其制造器甲。脩船練藥等事。則試中書舍人董庭都司。李時舉。生員唐侯等分頭經理。一月之內。可以就緒。夫千人在長江。如雙鳧乘雁。不足爲重。輕。然使江南諸郡。各爲門戶之計。則萬人亦不難致。臣等亦聊盡精衛之心。倡怒

蛙之氣而已。

出大事記

張亮奏邊防

六月二十九日安廬巡撫張亮奏南北止隔一河疏曰賊若從山東來則淮徐據黃河之險我能守之若從河南來則我無險可據必擯河地方防守縝密盤詰嚴謹不容一人一船私自暗渡而不知大謬不然者臣衙門承差程之充前撫臣董配元差往北齋奏身陷賊中四月初九日始得脫出詢之充從何處渡河彼云止開清江浦有防守彼從宿遷覓船於白洋河過渡同行二千人鄉民間有問者答云南邊逃難人輒不爲怪也再詢路上有行人否彼云途間遇有

明季南畧

卷之七

三

軍推夏布扇茶等物皆自南而北赴彼交易臣聞之不覺駭然夫南北止隔衣帶水果能一葦不渡猶慮取道中州及今何時也而去來自若茫無稽察致使茶扇布箱得飽載而往於賊巢行壟斷之計哉從來賊用奸細卽以本地之人行之程之充係安慶人又係臣衙門差出幸而真也假令人人如此不疑且如此可渡卽賊之奸細已不知有若干散匿于大江南北矣濱河者所司何事而疎玩若此哉夫遷宿旣有僞官彼已受賊之職自不禁人之渡乃河南守土者

漫不加意。此何以故。乞飭濱河州縣嚴加盤詰。若真
正思漢歸南者。有何憑據。務得的確。而後許之。若販
賣北送者。仍治以通賊之罪。其於封疆之計。非小補
也。

章正宸論時事

七月初二日丁亥。吏科給事中章正宸上言。兩月以
來。聞大吏錫鞶矣。不聞獻俘。武臣私鬪矣。不聞公戰。
老成引遯矣。不聞敵愾。諸生捲堂矣。不聞請纓。如此
而日興朝氣。象臣雖愚。知其未也。計惟有進取爲第

明季南畧

卷之七

四

一義。進取不銳。則守禦必不堅。比者河北山左忠義
響應。各結營寨。多殺僞官。爲朝廷效死力。不及今電
掣星馳。倡義申討。是剿天下之氣。而坐失事機也。宜
亟檄江北四鎮。分渡河淮。聯給諸路。齊心協力。互爲
聲援。使兩京血脉通而後塞井陘。絕孟津。據武關。以
攻隴右。恐賊不難旦夕殄也。陛下宜縞素親率六師
於淮上。但陛下親征。豈必冒矢石履行陣哉。聲靈所
震。人切同仇。虎豹貔貅。勇憤百倍也。今都門部院寺
司各署。不稱行在。而工作儀文。陛下赫然欲爲中興

令主宜嚴勅諸大臣速簡爾車徒某舊額某新增水
幾何陸幾何速備爾芻糗幾何本幾何折主幾費客
幾費選爾將帥某堪監纛某堪分闡審爾形勢某地
建鎮某地設堡某處埋伏某處出奇修爾干戈繕爾
城塹進寸則寸進尺則尺阨險處要大勢已得天下
大矣不患無人臣未見張岳韓劉之傑不應運而出
也

洞時寧如觀火談兵機如列眉而歸重親征尤
爲大義

明季南畧卷之七

五

熊汝霖論封四鎮

戶科熊汝霖言四鎮以槍殺封侯百姓頭頭何辜而
爲此輩功名之地乎今儼然佐命矣收拾恢復爲中
興名將豈不更快況一鎮之餉多至六十萬勢必不
供何不做古藩鎮法在大河以北開屯設府永盟帶
礪而逼處堂奧也萬元吉云城外之屋應讓於兵誰
非民業而拱手讓乎近聞輦金求進者實繁有徒當
事諸臣亦宜猛省前事倍滌肺腸也

蔣芬請勤王

廣西巡撫方震孺松江知府陳亨給事中李維樾與
兄僉都御史李光泰先後各措餉募兵入衛而建陽
知縣蔣芬捐俸資造火器募勇士朱千斤劉鍊臂等
三請勤王其詞曰幸而邀天之幸迅掃狂氛指日奏
凱社稷之福否則惟有斷脰決腹一暝而萬世不視
以明國家三百年養士之報亦無負職三十年讀書
之志識者壯之

甲乙史七月初二日丁亥建甯知縣蔣芬自請
勤王具進所造火器按臣陸清原奏聞

明季南畧

卷之七

六

王孫蕃論東南形勢

御史王孫蕃奏曰審天下之勢者貴因乎時而制一
時之宜者先扼其要今日定恢復規模或以區區在
東南守備然必防守固而後可以議攻討乃爲策之
善也夫大江以南獨稱安土者恃此一襟帶水耳於
此時當以屯江爲萬里長城茲彭澤京口已增二鎮
可謂識扼險之宜矣然彭澤有道臣有督臣層層彈
壓節節關通上流衝要或無他虞京口負山枕江控
扼三關襟帶百越并鎮矣而不議設監軍道何以重

彈壓乎常鎮道。鞭長不及。則道臣所宜專設者也。說者謂京口并鎮。不如孟河。孟河雖近海口。鹽道出沒。是一隅之險。而非合籌東南大勢也。孟河舊以把總部之沙唬船二十二隻。水陸官兵止九百四十三員。名實存見兵少。水軍戰艦。增設若干。仍于京口并鎮。爲長也。夫金山東連大海。西接神京。去三江會口。僅隔一江。昔韓世忠屯兵扼金人于此。江防考所載。額設官兵三千八百員名。戰船百艘。今存見兵六百名。戰船十餘隻。卽支持綠林之充斥。且不足。何暇鞏固。明季南畧。卷之七。七。皇都而稱鎮鑰重地耶。是亦不可不早計者。

李向中陳楚省安危

兵部員外李向中言。臣鄉湖廣。窮民散亂。軍旅空虛。萬一逆賊競武昌。則江南豈得安堵。臣謂荆襄兩處。宜速設重鎮。募大兵。以據其上游。與淮鳳諸處相與犄角。使賊騎不得馳驟漢黃。庶可保障江南。且襄陽而下。漢黃而上。爲承天陵寢重地。按其昭穆。迄今僅四世耳。當不忍使祖宗血食爲賊出沒之區。乞早爲整頓。至左鎮駐劄武昌。自隱有虎據在上之勢。而撫

臣何騰蛟一腔忠義。千里干城。小民依之。若嬰兒之求慈母。將士信之。若手足之應腹心。亦可謂上下相安。而軍民各得者矣。近聞有陞遷別省之說。乞皇上仍令何騰蛟照舊和衷撫楚。臣思保江南不在逼處江干。而在扼其要領。則臣省荆襄最爲急矣。而安臣省者。拒賊猶後。而馭兵爲先。則知撫臣其不可更矣。伏乞聖明速賜施行。

出大事記

王應熊請節制楚鄖貴廣

四川督輔王應熊上言。蜀境西北接鄖。東抵夷陵。西南由建昌通雲南。東南由遵義通貴州。今寇踞成都。

明季南畧

卷之七

八

蜀人殆無子遺。議者謂李賊在陝。獻忠必不北向。然李賊自七月入蜀。虛喝保甯順慶之吏民。而制之一。且爲獻忠所驅。則獻忠之無願畏。可見矣。川陝總督宜提兵復保甯。牽賊北顧。臣得合滇黔之力。以搗其空。賊若不南不北。則仍趨正東。未可料也。廣西鄖陽許臣節制。則緩急可以呼應。臣名總督四省。而兵止于黔。餉止于滇。不幾輕視巨寇乎。有旨命楚鄖貴廣悉聽督輔節制。

黃耳鼎劾解學龍張縉彥

御史黃耳鼎言解學龍執法大臣受賄黨逆如光時
亨周鍾方允昌項煜陳名夏議緩議贖豈古人三省
八議之道進于此者張縉彥俛首賊吏延喘偷生皇
上重以節鉞優游數月不恢復寸土高傑之變單騎
逃避乞付法司治以悞國之罪詔勿問

朱國弼劾路振飛

保國公朱國弼劾舊淮撫路振飛賊信日逼先縱獄
囚天潢游至兵拒河上皇上扁舟不納入城且云鳳
明季南畧

卷之七

九

陽有天子氣僞官武慄係進學門生代爲夤緣乞敕
法司逮治章下部院

左良玉叅馬士英八罪

四月初四日丙辰甯南侯左良玉舉兵東下馳疏至
云竊見逆賊馬士英出自苗種性本凶頑臣身在一
間無日不聞其罪狀無人不聞其奸邪先帝皇太子
至京道路洵傳陛下屢發矜慈士英以眞爲假必欲
置之死而後快其謀臣前兩疏望陛下從容審處冀
士英賊氣稍存亦當剔腸悔過以存先帝一脉不意

奸謀日甚一日臣自此義不與奸賊共天日矣臣已
提師在途將士眦目指髮皆欲食其肉臣恐百萬之
衆而難收震驚宮闕且聲其罪狀正告陛下仰祈
剛斷與天下共棄之自先帝之變人人號泣士英利災
擅權事事與先帝爲仇欽案先帝手定者士英首翻
之要典先帝手焚者士英復修之思宗改諡毅宗明
示先帝不足思以絕天下報仇雪耻之心罪不容於
死者一也國家提衡文武全特名器鼓舞人心自賊
臣竊柄以來賣官鬻爵殆無虛刻都門有職方賤如
明季南畧卷之七
十
狗都督滿街走走之謠如越其傑以貪罪遣戍不一年
而立陞部堂口口口以貪汚絞犯不數日而黃綠僕
少袁口口與張道濬皆詔獄論罪者也借起廢徑復
原官如楊文驄劉泌王燧以及趙書辦等皆行同犬
彘或罪等叛逆皆用之于當路凡此之類直以千計
罄竹難書罪不容于死者二也閣臣司票擬政事歸
六部至于兵柄尤不容兼握士英已爲首輔猶復掌
樞是弁髦太祖法度又引腹心阮大鍼爲添設尙書
以濟其篡弑之階兩子梟獍各操重兵以爲呼應司

馬昭復生于今日。罪不容于死者二也。陛下選立中宮。典禮攸關。士英居爲奇貨。先擇其尤者。以充下陳。罪通于天。而又私買歌女。寄養阮大鍼家。希圖進選。計亂中宮。陰謀巨測。罪不容於死者四也。陛下卽位之初。恭儉神明。士英百計誑惑。進優童艷女。損傷盛德。每對人言惡。則歸君罪。不容於死者五也。國家遭此大難。須寬仁慈愛。以收人心。士英自引阮大鍼以來。睚眦殺人。如雷演祚。周鑣等。煅煉周納。株連蔓引。尤其甚者。借題三案。深埋陷阱。將生平不快意之人。

明李南畧

卷之七

十一

一網打盡。令天下士民。重足解體。罪不容于死者六也。九重秘密。豈臣子所敢言。士英遍布私人。凡陛下。一言一動。無不窺視。又募死士。竄伏皇城。詭名禁軍。以觀陛下動靜。曰廢立由我。罪不容于死者七也。率土碎心痛號者。先帝殉難。皇子幸存。前此定王之事。四海至今傳疑未已。況今皇太子授受不明。士英乃與阮大鍼。一手拏定。抹殺的確認識之方。拱乾而信。串通朋謀之劉正宗。不謂天道神明。不畏二祖列宗。不畏天下公議。不畏萬古綱常。忍以先帝已立七年。

之嗣君爲四海謳歌訟獄所歸者付之幽囚。天昏地
慘。神人共憤。凡有血氣者皆欲寸磔士英大鉞等以
謝先帝。此非臣之私言。諸將士之言也。非獨臣標將
之。言天下忠臣義士。愚夫愚婦之公言也。伏乞陛下
立將士英等肆諸市朝。傳首四方。用抒公憤。臣等束
兵計刻以待。不禁大聲疾呼。激切以聞。

數列八罪使人。摭辨不得。躲閃不得。足禡奸雄
之魄矣。

又討馬士英檄

明季南畧

卷之七

七

蓋聞大義之善。炳于星日。無禮之逐。嚴于鷹鷂。天地
有至公。臣民不可罔也。奸臣馬士英。根原赤身。種類
藍面。昔冒九死之罪業。已僑妾作奴。屠髮爲僧。重荷
三代之恩。徒爾狐窟白門。狼吞泗上。會當國家多難
之日。侈言擁戴。勸進之功。以今上歷數之歸。爲私家
攜贈之物。竊弄威福。揚蔽聰明。持兵力以脇人。致天
子閉目拱手。張僞旨以讐俗。俾臣民重足寒心。本爲
報仇而立君。乃事事與先帝爲仇。不止矯誣聖德。初
因民願而擇主。乃事事拂兆民之願。何由奠麗民生。

幻蜃蔽天妖墓障日。賣官必先姻婭。試看七十老囚。
三木敗類居然節鉞監軍。漁色罔識君親。託言六宮
備選。二八紅顏變爲桑間。漢上蘇松常鎮。橫征之使
肆行。攜李會稽。妙選之音。日下江南。無夜安之枕。言
馬家便爾殺人。北斗有朝。彗之星。謂英君實應圖讖。
除誥命。贈蔭之餘。無朝政。自私怨舊仇。而外無功能。
類此之爲。何其亟也。而乃水山發焰。鱷水興波。羣小
充斥于朝端。賢良竄逐于崖谷。同己者性侔豺虎。行
列猶猥如阮大鍼。張孫振李宏勛等數十巨憝。皆引
明季南畧。卷之七

三

之爲羽翼。以張殺人媚人之赤幟。異己者德並蘇黃。
才媿房杜。如劉宗周。姜曰廣。高宏圖等數十大賢。皆
誣之爲朋黨。以快如虺如蛇之狠心。道路有口。空憐
職方如狗。都督滿街之謠。神明難欺。最痛立君由我。
殺人何妨之句。嗚呼。江漢長流。瀟湘盡竹。罄此之罪。
豈有極歟。若鮑魚蓄而日羶。若火木重而愈烈。放崔
魏之瘕狗。遂敢滅倫。收闖獻之獼猴。教以升木用腹。
心出鎮太尉朱泚之故智。幾幾殆有甚焉。募死士入
宮。宇文化及之所爲。人人而知之矣。是誠河山爲之

削色日月。倏兮無光。又況皇嗣幽囚。列祖怨恫。海內懷忠之士。誰不願食其肉。敵國嚮風之士。咸思操盾。其家本藩先帝舊臣。招討重任。頻年痛心疾首。願爲鼎邊雞犬。以無從。此日履地戴天。誓與君側豺狼。而并命。在昔陶八州靖石頭之難。大義于今炳然。迄乎韓蘄王除苗氏之奸。臣職如斯。乃盡是用礪兵秣馬。討罪興師。當鄭畋討賊之軍。意裴度蔽邪之語。謂朝中奸黨盡去。則諸賊不討。自平。倘左右克惡未除。則河北雖平。無用三軍之士。戮力同仇。申明仁義之聲。

明季南畧

卷之七

十四

聞首嚴焚戮之隱禍。不敢妄殺一人。以傷天心。不敢荒忽一日。以忘王室。義旗所指。正明爲人。臣子不忘君父之心。天意中興。必有間世英靈。天翼皇明之運。泣告先帝。揭此心肝。願斬賊臣之首。以復九京。還收阮奴之黨。以報四望。倘惑于邪說。誣誤流言。或受奸臣之指揮。或樹義兵之仇敵。本藩一腔熱血。鬱爲輪囷離奇。勢必百里雄兵。化作蛟螭妖孽。玉石俱焚之禍。近在目前。水火無情之時。追維心痛。敬告苦哀。願言共事。嗚呼。朝無直臣。誰斥李林甫之奸邪。國有同

心尚懷鄭虎臣之素志。我祖宗三百年養士之德。豈其決裂于僉壬。大明朝十五國忠義之心。正宜暴白于魂魄。速張殲虎之幾。勿作逋猿之藪。燃董卓之腹膏。溢三旬籍元載之厨。椒盈八百。國人盡快。中外甘心。謹檄。

又檄

左良玉及兵東下。請除君側之惡。移檄遠近。以討馬士英。其略云。馬士英蠻獠無知。貪狼悖義。挾異人爲奇貨。私嫖毒以種姦。欺蝦蟇之不聞。恣鹿馬以任意。

明季南畧

卷之七

七

不難屠滅。皇宗遂敢刑戮太子。效胡濙之名。訪邈邇。既不使之遜于荒野。踵錢甯之卽訊大千。又不容其斃于深宮。羣小羅織。比燕啄而已深。中狂幽囚。視雀探而更慘。李沾威拷。何如崔季舒拳毆。王鐸喝招。有甚朱友恭塞。誘豈先帝不足復。雷種旣沈。其弟又滅。其兄將小朝自有一番人。旣削其臣。并翦其主。嗟乎。妄金藏之不作。丙定侯之已亾。附會成羣。誰敢曰吾君之子。依違欲了。咸稱曰的係他人。臨江之當亂虎。是可忍也。子輿之過麟毒。尙何言哉。良玉受恩。故王

辭忝通侯。甯無食苾之思。詎忘結草之報。願共義士。共討天仇。嚴虎豹之亟驅。風雲氣憤。矢鷹鷂之必遂。日月光明。彫塢豐盈。應有然疇之禍。漸臺高擁。難逃切舌之災。檄下遠近。傳播惟京中噤口。

前檄出遺聞在初四日丙辰下。此檄出甲乙史與編年載初三日乙卯也。

左兵東下

四月初五日丁巳。左兵入九江安慶。至于建德。順流東下。初七日己未。左兵入東流。良玉沿途遍張告示。

明季南畧

卷之七

六

稱本藩奉太子密旨。率師赴救。士英等大懼。京師戒嚴。士英專理部事。不入直。江督袁繼咸請赦太子。以遏止之。宏光切責士英。調黃得功。劉良佐。離汎。邀劉孔昭。阮大鍼。方國安。朱大典。禦左兵。陸大典。兵部尙書。國安掛鎮。南將軍。印十四日丙寅。黃得功。兵至江上。著于荻港。三山暫駐。有警進前。十五日丁卯。馬士英言。水陸諸軍。必直抵湖口。與九江安慶。呼吸相通。乃知上游消息。卽催阮大鍼。朱大典。督諸軍前發。不得稽延。十七日己巳。馬士英奏上大捷。賞劉孔昭。朱

大典黃得功阮大鍼黃斌卿黃蜚鄭彩方國安趙民
懷鄭鴻逵卜從善杜宏域張鵬翼楊振宗銀幣五月
初一日張捷卒百官進賀捷表時維揚信絕左兵停
畱不下阮大鍼劉孔昭虛報捷音以愚都人耳目初
五日丙戌黃得功與左兵屢戰身中二矢捷聞詔封
靖國公遣太監王肇基勞之并進阮大鍼朱大典並
太子太保總兵張杰馬得功鄭彩黃蜚並加三級副
將而下各進一級仍予錦衣世襲

遺聞云良王舉兵不數日卽病死子夢庚東下

明季南畧

卷之七

七

至采石爲黃得功方國安所敗尋聞

大清兵緊急遂引還

高傑遺

大清肅王書

逆闖犯闕危及君父痛憤于心大仇未復山川俱蒙
羞色豈獨臣子義不共天關東大兵能復我神州董
我先帝雪我深怨救我黎民前有朝使謹賚金幣稍
抒微忱獨念區區一介未足答高厚萬一茲逆成跳
梁西晉未及授首凡係臣子及一時豪傑忠義之士

無不西望泣血欲食其肉而寢其皮晝夜卧薪嘗胆
惟以殺闖逆報國仇爲亟 貴國原有莫大之恩銘
佩不暇豈敢苟萌異念自千負義之愆傑猥以菲劣
奉旨堵河不揣緜力急欲會合勁旅分道入秦殲逆
成之首哭奠先帝則傑之忠血已盡能事已畢便當
披髮入山不與世間事一意額祝復我大仇者茲咫
尺光耀可勝忻仰一腔積懷無由而質若傑本念千
言萬語總欲會師勦闖以成 貴國恤隣之名且逆
成凶悖 貴國所惡也本朝抵死欲報大仇 貴國
明季南畧 卷之十 六
念其忠義所必許也本朝列聖相承原無失德正朔
承統天意有在三百年參養士民淪肌浹髓忠君報
國未盡泯滅亦祈貴國之垂鑒也

肅王報書

肅王致書高大將軍欽差官遠來知有投誠之意正
首建功之日也果能棄暗投明擇主而事決意躬來
過河面會將軍功名不在尋常中矣若第欲合兵勦
闖其事不與子言或差官北來子令人引奏我皇上
子不自主此復

先是

大清副將唐起龍其父唐虞時致書傑勸其早斷速行
有大者王小者侯不失如帶如礪世世茅土語傑
皆不聽身先士卒沿河築牆專力備禦

許定國殺高傑

許定國河南歸德府睢州人膂力千斤初高傑爲李
自成將時嘗劫定國村殺其全家老幼惟定國逃免
至是同爲列將定國啣之秘而不言陽與傑好時傑

冒雪防河疏請重兵駐歸德東西兼顧聯絡河南總

明季南畧

卷之七

九

兵許定國以冀中原定國在睢聞傑將至遣人致書
云睢州城池完固器械精良願讓公駐兵傑信而不
疑十二月二十七日傑在歸德貽定國千金幣百匹
正月初九日定國約傑會於睢州初十日傑抵睢州
定國來見傑卽回謁各敘思慕意十二日定國招傑
飲傑卽與張縉彥監軍李升楷部將八人及親兵數
十人坦然赴之定國設專席于內以宴傑布列席于
外以宴諸將從兵酒醪悉盛酣飲竟日繼之以燭傑
醉定國伏兵於內飾美妓薦寢先竊去傑之甲兵夜

半帳外伏兵四起。大聲連呼高傑。傑夢寐間聞之。大驚曰。誰敢呼我名。急起覓鎗甲。已不得。定國持鎗直入。刺傑。傑雖短小。而勇悍絕人。連折二鎗。定國持短刀殺之。剖其腹以祭先靈。張縉彥李升走免。時八將猶飲于外間。內變大駭。推倒筵案。踰垣狂走。親兵被殺者三十餘人。餘趨出城去。定國持傑首招撫士卒。士卒以失主將。遇中州人卽殺。謂其合謀也。城中如沸。竟夜走空。定國遂以衆渡河降。

大清封爲平南侯。旣而引大兵入儀封。

明季南畧

卷之七

三

聞定國殺高傑有授旨者

二月初五日。史可法請優恤高傑。十二日。傑妻邢氏率子元爵請卹。可法請以傑部將李本深爲提督。有旨。興平有子。朕豈以兵馬信地。遽授他人。加監軍衛胤文兵部侍郎。總督傑軍。所部將士仍聽邢氏統轄。旣而再請。加李本深太子太保。左都督。提督本鎮。赴歸德。中權總兵楊承祖赴夏邑。副將唐應虎赴虞城。苗順甫赴碭山。後勁總兵李翔雲赴雙溝。右協總兵胡茂貞。左翼總兵郭虎赴泗州駐防。十四日。黃得功

嘗與傑爭揚州而闕至是聞傑被害欲向揚州洩忿
史可法馳歸鎮撫之請旨上諭曰大臣當先國事而
後私憾得功若向揚州致高營兵棄河東顧設清
兵乘隙渡河罪將誰任諸藩當恪守臣節不得任意
又論史可法卿既歸揚解論黃得功回訊何必與孤
兒寡婦爭構河上防禦責成王永吉衛亂文料理十
五日劉良佐見傑死欲并其衆疏稱潰兵不宜授本
深提督劉澤清黃得功劉良佐又合奏高傑從無寸
功驕橫淫殺上天默除大惡史可法乃欲其子承襲
明季南畧卷之七
又欲李本深爲提督是何肺腸倘誤聽加恩太重臣
等實不能相安矣甯南侯左良玉有忠亂將同壓卵
之疏九江總督袁繼咸亦言興平有可念之勞疏詔
贈太子太保許其子襲爵再蔭一子錦衣衛百戶從
優祭葬

閱不能相安一語黃劉輩挾制朝廷目中無上
久矣

張縉彥薦卜從善

二月張縉彥奏狄白二賊流蔓固汝間臣委李鼎招

安鎮臣王之綱以爭地之故激陷王帥乃閉門自守縱兵殺劫臣以爲之綱宜坐鎮內地安享溫飽蕪湖卜從善恩威久著河北有飛將之號調使恢復則督撫有臂指之使

史可法請餉

九月史可法言臣皇皇渡江豈真調和四鎮哉朝廷之設四鎮豈直江北數郡哉四鎮豈以江北數州爲子孫業哉高傑言進取開歸直擣關維其志甚銳臣于六月請糧今九月矣豈有不食之卒可以殺賊乎

明季南畧

卷之七

三

史可法請恢復

十一月十七日辛丑欽命督帥史可法爲時事萬難分支中興一無勝着密請恢復遠略激厲同仇以收人心以安天位事痛自三月來陵廟荒蕪山河鼎沸大仇在目一矢未加臣備員督師死不塞責晉之末也其君臣日圖中原而僅保江左宋之季也其君臣盡力楚蜀而僅固臨安蓋偏安者恢復之退步未有志在偏安而遽然自立者也太變之初黔黎泣紳士悲歌痛憤相乘猶有朝氣今兵驕餉詘文恬武嬉

頓成暮氣矣。屢得北來塘報，皆言清必南窺。水則廣調唬船，陸則分布精銳，黃河以北悉爲清有，而我河上之防，百未料理，人心不一，威令不行，復仇之師不及于關陝，討賊之詔不達于北廷，一似君父之仇置之膜外者。近見清示公然以僭逆二字加於南，是和議斷斷難成也。一旦寇爲清，并必以全力南侵，即使寇勢鴟張，足以相扼，必轉與清合，先犯東南，宗社安危決于此日。我卽卑宮菲食，嘗胆卧薪，枕戈待旦，破釜沉舟，尙恐無救于事，以臣觀廟堂之明季南畧卷之七

重

作用與百執事之經營，殊有未盡然者。夫將之所以能克敵者，氣也。君之所以能馭將者，志也。廟堂之志不奮，則行間之氣不鼓。夏之少康，不忘逃出自竇之志，漢之光武，不忘蕪蕪藝薪之時。臣願皇上之爲光武，少康，不願左右贊御之臣，以唐肅宋高之說進也。憶前北變初傳，人心駭震，臣等恭迎聖駕，臨蒞南都，億萬之人，歡聲動地。皇上初見臣等，言及先帝，則淚下沾襟，次謁孝陵，贊見高皇帝、高皇后，則淚痕滿襟。皇天后土，實式監臨，曾幾何時，頓忘前事，先帝以聖

明罹慘禍此千古以來所未有之變也。先帝待臣以禮。馭將以恩。且變出非常在北諸臣。死節者寥寥。在南諸臣。討賊者寥寥。此千古以來所未有之耻也。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尙思穴胸斷脰得而甘心。況在朝廷。願可膜置。以臣仰窺聖德。俯察人情。似有初而鮮終。改德而見怨。以清之強若彼。而我之弱如此。以

清之能行仁政。若彼而我之漸失人心。如此。臣恐恢復之無期。而偏安未可保也。今宜速發討賊之詔。

嚴責臣與四鎮。悉簡精銳。直指秦關。懸上賞以待有

明季南畧

卷之七

七

功。假便宜以責成效。絲綸之布。痛切淋漓。庶使海內忠臣義士。聞而感激也。國家遭此大變。皇上嗣承大統。原與前代不同。諸臣但罪之當誅。實無功之足錄。臣於登極。詔稿將加恩一欵。特爲刪除。不意頒發之時。仍復開載。聞清見此示。頗笑之。今恩外加恩。紛紛未已。武臣腰玉。直等尋常。名器濫觴於斯。爲極。以後似宜慎重。專待真正戰功。庶使行間猛將勁兵。有所激厲也。至兵行討賊。最苦無糧。搜括旣不可行。勸輸亦覺難強。似宜將內庫一切盡行催解。湊濟軍需。

其餘不急之工役可已之繁費一切報罷朝夕之宴
衍左右之貢獻一切謝絕卽事闕典禮萬不容廢亦
宜概從儉約蓋盜賊一日不滅海宇一日不甯卽有
宮室豈能宴處卽有玉食豈能安享此時一舉一動
皆人心向背所關鄰國窺伺所在也必皇上念念思
祖宗之鴻業刻刻憤先帝之深仇振舉朝之精神萃
四方之物力以并于選將練兵滅寇復仇之一事庶
乎人心猶可鼓天意猶可回耳臣待罪戎行不宜復
預朝政然安內實禦外之本故敢痛切直陳

明季南畧

卷之七

五

聖旨覽卿奏疏具徵忠悃朕于皇考先帝深仇朝夕
未嘗去念誓師北討光復舊業豈非至願但外解不
至百用匱訛時時復亢旱催科實難捉矜露肘徒煩
仰屋西宮大婚等費日從省約內庫物料正在議折
其餘的朕知道了卿凡有忠讜不妨密切敷陳討賊
詔書候卽頒行該衙門知道

甲乙史載此疏爲十二日奏而遺聞則云疏入
不省予讀此疏酷似賈生痛哭武侯盡瘁之書
閱之而不發憤爲雄者眞下愚之不移也可爲

三嘆

甲申九月

清攝政王遣副將唐起龍致史可法書

清攝政王致書于史老先生文几子向在瀋陽卽知
燕山物望咸推司馬及入關破賊得與都人士相接
見識介弟于清班曾託其手勒平安權致衷緒未審
何時得達比聞道路紛紛多謂金陵有自立者夫君
父之仇不共載天春秋之義有賊不討則故君不得
書葬新君不得書卽位所以防亂臣賊子法至嚴也
明季南峯卷之七 美

闖賊李自成稱兵犯關手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
遣一矢平西王吳三桂介在東陲獨效包胥之哭朝
廷賊其忠義念累世之夙好棄近日之小嫌爰整貔
貅驅除徇鼠入京之日首崇懷宗皇帝后諡號卜葬
山林悉如典禮親王將軍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
勳戚文武諸臣咸在朝列恩禮有加耕市不驚秋毫
無犯方擬秋高氣爽遣將西征傳檄江南聯兵河朔
陳師鞠旅戮力同心報爾君父之仇彰我朝廷之
德豈意南州諸君子苟安旦夕不審事幾聊慕虛名

頓忘實害。予甚惑之。夫國家之撫定燕都。乃得之于
闖賊。非取之於明朝也。賊毀明朝之廟主。辱及先人。
我國家不憚征繕之勞。悉索敝賦。代爲雪耻。仁人君
子。當何如感恩圖報。茲乃乘逆寇稽誅。王師暫息。卽
欲雄據江南。坐享漁人之利。揆之情理。豈可謂平。將
以爲天塹不能飛渡。投鞭不足斷流耶。夫闖賊但爲
明朝祟耳。未嘗得罪于我國家也。徒以薄海同仇。特
申大義。今若擁號稱尊。便是天有二日。儼爲勁敵。予
將簡西行之銳。轉旆東征。且擬釋彼重誅。命爲前導。

明季南畧

卷之七

七

夫以中華全力。受困潢池。而欲以江左一隅。兼支大
國勝負之數。無待著龜矣。予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
細人則以姑息。諸君子果識時知命。篤念故主。厚愛
賢王。宜勸令削號稱藩。永綏福位。朝廷當待以虛
賓。統承禮物。帶礪河山。位在諸侯王上。庶不負朝廷
伸義討賊興滅繼絕之初心。至于南州羣彥。翩然來
儀。爾公爾侯。列爵分土。有平西之典例在。惟執事實
圖維之。晚近士大夫好高樹名義。而不顧國家之急。
每有大事。輒同築舍。昔宋人議論未定。而兵已渡河。

可爲殷鑒先生領補名流主持至計必能深維終始
甯忍隨俗沈浮取舍從違應早審定兵行在即可東
可西南國安危在此一舉願諸君子同以討賊爲心
毋貪瞬息之榮致令故國有無窮之禍爲亂臣賊子
所笑子實有厚望焉記有之惟善人能受盡言敢佈
腹心佇聞明教江天在望延跂爲勞書不盡意

史可法答書

南中向接好音隨遣使訊吳大將軍未敢遽通左右

非委隆誼于草莽也誠以大夫無私交春秋之義今

明季南畧

卷之七

三

惶惚之際忽捧琬瑋之章不啻從天而降也諷讀再

三懇懇致意若以逆賊尙稽天討爲 貴國憂法且

感且愧懼左右不察謂南中臣民偷安江左頓忘君

父之仇敬爲殿下一詳陳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

勤政愛民真堯舜之主也以庸臣誤國致有三月十

九之變法待罪南樞救援無及師次江上凶問遂來

地拆天崩川枯海竭嗟乎人孰無君雖肆法于市朝

以爲泄泄者之戒亦奚足慰先帝于地下哉爾時南

中臣民哀痛如喪考妣無不撫膺切齒欲悉東南之

甲立翦凶仇而二三老成謂國破君亡宗社爲重相
與迎立今上以繫中外人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
宗猶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
月朔日駕臨南都萬姓夾道歡呼聲聞數里羣臣勸
進今上悲不自勝讓再讓二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
屢請始于十五日正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清瑞應非
一卽告廟之日紫氣如蓋祝文升霄萬目共瞻欣傳
盛事大江湧出桡梓數萬助修宮殿是豈非天意哉
越數日卽命法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軍
明季南畧

卷之七

完

吳三桂假兵貴國破走逆成殿下入都爲我先皇
帝后發喪成禮掃清宮闕撫戢羣黎且罷薙髮之令
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振古鏢今凡爲大明臣子無
不長跼北向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
已乎謹于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師兼欲請命鴻裁
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旣發復次江淮乃辱明誨引春
秋大義來相詰責試推言之此文爲列國君薨世子
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之說耳若夫天下共
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慘變非常而猶拘牽不卽位

之文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卒出師將何以維繫人心。號召忠義。紫陽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如莽移漢鼎。光武中興。丕廢山陽。昭烈踐祚。懷慈愍國。晉元嗣基。徽欽蒙塵。宋高繼統。是皆于國讎未翦之日。亟正位號。綱目未嘗斥爲自立。卒以正統子之。甚至如元宗幸蜀。太子卽位。靈武議者疵之。亦未嘗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本朝傳世十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族。繼絕存亡。仁風遐被。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後以小人構釁。致啟兵端。先帝深痛疾之。旋加誅僇。此殿下之所知也。今痛心本朝之難。驅除亂逆。可謂大義。復著於春秋矣。若乘我國運中微。一旦視同割據。轉欲移師東下。而以前導命元兇。義利兼收。恩仇倏忽。獎亂賊而長寇仇。此不惟孤本朝借力復仇之心。亦甚違殿下仗義扶危之初志矣。昔契丹和宋。止歲輸以金緡。回紇助唐。原不利其土地。況貴國篤念世好。兵以義動。萬代瞻仰。在此一舉。若夫手足齊難。并同秦越。規此幅員。爲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利終。貽賊人竊笑也。貴

明季南畧

卷之七

三

國豈其然歟。往者先帝軫念潢池，不忍盡戮，剿無互用，貽誤至今。今上天縱英武，刻刻以復仇爲念，廟堂之上，和衷體國，介冑之士，飲泣枕戈，忠義民兵，願爲國死，竊以天亡逆闖，當不越于斯時矣。語有云：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今逆賊未伏，天誅諜知，捲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仇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成之頭，以洩敷天之恨。則貴國義問，炤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從此兩國，世

明季南畧

卷之七

三

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至于牛耳之盟，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奉盤盂從事矣。法北望陵廟，無涕可隕，身陷大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卽從先帝于地下者，實爲社稷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法處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而已。卽日獎帥三軍，長驅渡河，以窮狐鼠之窟，光復神州，以報今上及大行皇帝之恩。貴國卽有他命，弗敢與聞。惟殿下寶昭鑒之。宏光甲申九月十五日。

何亮工，南直桐城人，宰相何如寵之孫也。亮工

少有逸才時爲史道隣幕賓此書乃其手筆順
治丁酉亮工舉孝廉家于南京武定橋
史可法奏李際遇降

大清

正月初九日癸巳史可法上書陳潛夫所報清豫
王自孟縣渡河約五六千騎步卒尙在單懷欲往潼
關皆李際遇接引長驅而來刻日可至據此李際遇
降附確然矣況攻邳之日未返濟甯豈一刻忘江北
哉請命高傑提兵二萬與張縉彥直抵開雒據虎牢
明季南畧卷之七
三
劉良佐貼防邳宿又言御史陳蓋往調黔兵五千人
半載杳然乞催之早到上從之命給閩銃三十枚又
奏清兵渡洛陽河南撫按俱避于潁壽

史可法奏和議不成

十二日丙申史可法言北使之旋和議已無成矣向
以全力禦寇而不足今復分以禦北矣唐宋門戶之
禍與國始終以意氣相激化成恩仇有心之士方以
爲危身之場而無識之人轉以爲快意之計孰有甚
于戕我君父覆我邦家者不此之仇而脩睚眦之微

眞不知類矣。此臣所望於廟堂也。先帝之待諸鎮。何等厚恩。皇上之封諸鎮。何等隆遇。諸鎮之不能救難。何等罪過。釋此不問。而日尋干戈於心忍乎。和不成。惟有戰。戰非諸將之事。而誰事也。閩外視廟堂。廟堂視皇上。尤望深思痛憤。無然泄沓。古人言不本人情。何由恢復。今之人情。大可見矣。至十四日。可法七請接濟。時幕客馳金四出。以召集爲名。不問所至。而可法躬自儉苦。軍需嘗乏。人皆惜之。

和議不成一疏。編年載於甲申十二月下旬。

明季南畧

卷之七

三

史可法求退

正月二十四日戊申。史可法上疏求退。言衛亂文揭。爲一事權。謂臣贅疣。應去。欲召臣使還。臣討賊未效。妄冀還朝。臣雖至愚。計不出此。遭君父之變。膺簡命之隆。千難萬苦。臣何自安。上慰勉之。又言春秋卽位。初年必稱元年。明人君之用也。敬天法祖。任賢使能。節用愛人。勤政講學。惟皇上力行無斁。將由元年至億萬年矣。

史可法論軍資

二月十四日丁卯史可法言當日建置四藩恢復難
期而軍資最急在淮揚則有稅可權而廬鳳則否此
得功良佐所以有偏枯之嗟也臣每歲餉銀有本折
六十萬數內五萬養徐州兵一萬五千養泗州兵官
兵聞有稿賞議將淮揚兩關歲徵臣與得功良佐三
殿均分此時北道不通每季不過五千若能守住江
北則稅歸朝廷否則地且難存何從權稅

史可法奏泗州將

三月甲申朔史可法上言泗州鎮將李世春廉而有
明季南畧

卷之七

七

威一病遽亡其弟遇春隊伍精嚴地方相安奉旨用
代矣黃得功堅逐浦口將張天福部議改張天福于
泗州高營各將以泗州爲其分地天福若來恐難相
安比伊兄天祿遷家屬至總兵小從善扼之於泊所
奪其馬騾家眷驚落水中乞救部仍用遇春其天福
另用上如其言

史可法北征疏

四月癸丑朔史可法北征疏云臣受命督師無日不
以國事爲念而人情難協事局紛更睢州大變之後

又有維揚之構外侮未禦內讐方深擁節制之虛名
負封疆之大罪竊自悲也先是提督之命未下高營
將士洵洵臣不得不容之以鎮靜本月二十三日臣
議調兵北向李本深身患癱未起今臣不得已先將
鎮臣胡茂貞進發矣

明季南畧 卷之七

七



代矣黃德政... 州高營... 文比伊兒天... 至總兵小從善... 於酒所
賊臣胡茂貞進發矣

蕭順其北向李本深良患識未... 日於...
微士... 臣... 不容... 以... 本... 二十三日...
貪... 大... 罪... 臣... 命... 未... 下... 高...
天... 臣... 之... 命... 未... 下... 高...

明季南畧卷之八

錫山計六奇用賓編輯

北事

六月初三日己未。都督陳洪範請任北使。命來京。陞見。史可法乞選臣齎監國卽位二詔。及使吳三桂謝陞二敕。抵山東北直。曉諭。時訛傳謝陞爲謝陛也。十五日辛未。馬士英以

大清國攝政王所諭南朝官民示奏聞。請遣官賫詔北行。士英疏曰。據東鎮太子太師東平伯劉澤清揭前明季南畧卷之八

一

事內稱六月初六日。據北來難民嚴太沈紹祖潘章張敬山等云。北兵五月初一日追賊至京。出示云。

大清國攝政王令旨諭南朝官紳軍民人等知悉。曩者我國欲爾大明和好。永享太平。屢致書不答。以致四次深入。期爾悔悟耳。豈意堅執不從。今被流賊所滅。事屬旣往。不必論也。且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軍民者非一人之軍民。有德者主之。我今居此。爲爾朝雪君父之仇。破釜沈舟。一賊不滅。誓不返轍。所過州縣地方。能削髮投順。開城納款。卽予爵祿。

世守富貴。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不分。盡行屠戮。有志之士。正幹功立業之秋。如有失信。爲何以服天下乎。特諭看此示。是不知中國已有主矣。理合速差文武二臣。頒詔北行。以安中外臣民之心。從此東南又換一局。臣已遣陳洪。範向議和。欵主事馬紹愉。往督輔史可法處相機商酌。十六日壬申。馬士英舉陳洪。範北行。十九日乙亥。僉都左懋第以母死于北京。願同陳洪。範北使。二十六日壬午。進舊輔謝陞上柱國少師。盧世灌工部侍郎。黎玉田兵部尚書。王南畧南畧。卷之八。二。應華光祿卿。俱充山陵使。祭告先帝。后耐葬。二十七日癸未。

大清兵入德州。盧世灌迎降。濟王走死。馬元駿奔南京。謝陞亦出仕於

大清。二十九日乙酉。北歸。諸臣南下。舟次上閘。監軍凌駟在州。時李達泰已作

大清輔。駟有撫東之命。與署道於連。躍出示稱順治元年。然駟于南京亦發疏不絕。是日傳報濟寧固山額真石等奉攝政王令。調兵馬巡視山東。所到地界官

民出郭迎接。違者以抗師治罪。

大清國平西王吳三桂稱攝政王簡選虎賁數十萬。絡繹南下。牌仰山東德清一帶仰體。

大清安民德意。七月丙戌朔。有北兵數人持告示至青州。一爲攝政王。一爲平西王。吳各稱安民。又有

大清兵部文二角。索一路清冊。惟濟寧未降。東昌臨清皆服。又臨清中軍張顯榮稱攝政王。命固山額真石六家總兵駐德州。侍郎王鰲承招撫山東。八月初二日丁亥。張鳳翔家眷與楊仕聰同舟。遇南京頒詔官明季南畧。卷之八。三。卽同南行。借臨清兵自衛。凌駟預戒兵丁言北朝兵無送人南往之禮。到濟寧卽返。時馮銓李建泰謝陞俱爲。

大清國內院大學士。初五日庚寅。進左懋第兵部右侍郎。僉都經理河北。進郎中馬紹愉。太僕少卿陳洪範。太子太傅。

大清已除王鰲。永總督山東河南。以方大猷爲監軍。署巡撫事。楊汝成張維機從陸至。大猷遣牌送至濟寧。登舟。初六日辛卯。視朝畢。召廷臣及左懋第陳洪範。

馬紹瑜議北使。遂召對面諭之。尚書顧錫疇恭擬祭
吉陵園文。祭告大行皇帝后文。吳三桂封爵制書勅
命鐵券。黎玉田高起潛勅命。諭宣北京人民諭。一
呈覽。十四日己亥。僉都御史左懋第言。臣銜以經理
河北。聯絡關東爲命。夫河北則山東北直也。關東則
遼東矣。遼東久爲清有。北直爲清。現居山東。雖
殺傷官遍地。皆土賊。臣家人來云。膠州被圍。賊至十
餘萬。則不皆向化可知也。經理實有封疆之責。以封
疆重寄之銜。而往議金繒歲幣之事。名實相乖。此銜
明季南畧卷之八

四

之當議者也。馬紹瑜昔年赴清。講款爲清所折。

奴顏婢膝。清送之參貂臺。臣陸清源糾之。其與

清交情深淺。臣誠不知。但聞其私許金十萬。銀百二
十萬。逢人頌揚。臣不便與之同行也。十六日辛丑。史
可法奏。邱茂華所稱吳三桂師次慶都建。

大清國順治元年旗號。迫人削髮。十八日癸卯。催陳洪
範速行。二十一日丙午。

大清國遣遼人四名到沂州索糧戶冊。二十三日戊申。
催左懋第陳洪範星馳渡淮。銀幣令馬紹瑜隨後護

行三十日乙卯劉澤清請褻封吳襄使三桂銜感。劉孔昭奏三桂父子效忠宜加殊禮。時舉朝皆知三桂無心本朝而奸黨故欲崇之。已寓賣國之意矣。八月初二日丁巳光祿少卿沈廷揚奉命海運十萬石餉吳三桂。道梗不可行。祈止之。上不許。二十三日戊寅贈吳三桂父襄遼國公。凌駟在臨清佯歎。

大清國馳奏亟乘機恢復。遂令巡撫王燮總兵邱磊速赴任山東。改駟巡按山東御史給空札一百勸功。三十日乙酉。交東道郭正中奏。

明季南畧

卷之八

五

大清騎下東省。九月十四日己亥御史徐養心言人自德州來者言山東有

大清國巡撫方大猷道臣張安豫牌赴濟上宜勅王燮早行。

大清國總河楊方興駐濟甯。傳檄山東州縣漸次款服。方興遼東貢生。登進士第一。尙主厯官內院。至是來總河與濟甯道朱國柱議取江南修漕運。十六日壬寅。

大清兵入宿遷。二十三日戊申。

大清將楊方輿收服土寇掃地王等二十五日庚戌

大清國山東撫方大猷承選豐沛二知縣胡增光欽光到任二人兄弟也俱魚台生員二十六日辛亥田仰報沂州郟城宿遷烽火逼近十月初三日丁巳

大清國牌到濟甯稱攝政王發大兵四十萬南下諭州縣預備糧草有臨清總兵進濟甯駐扎初五日己未大清國東路兵至沂州西路兵至濮初八日壬戌

大清國取豐縣胡增光入城前知縣劉燧走死十三日

丁卯馬士英奏賜王永吉一品斗牛服色少隆接待

明季南畧

卷之八

六

北使之禮劉澤清報贛沐沛邳曹單問歸處處皆有
大清兵陳洪範左懋第渡河無期王燮邱磊赴任無地
徐州爲張成福所守成福送母至淮令馬化豹代須
今成福還徐化豹回淮

大清將已在沂郟必令邱磊渡海先收登萊邳宿正當
南北通衢令修清河廢城使馬化豹栢承馥防守如
此派定以待使臣回日定和戰十六日庚午

大清兵入海州十七日辛未

大清兵至宿遷界鄉兵羊酒迎之縣民盡逃十一月初

四日戊子。總兵邱磊報青州之變。磊于白沙奈海。裝家眷行李于船。將下船北發。初六日庚寅。邱磊帶百餘騎至安東。柏承馥王遵垣召磊進署。突兵擒之。至二十一日乙巳。王燮爲邱磊引罪。初十日甲午。

大清兵破海州將獄囚盡放。天明回兵泗口。

大清兵馬八萬。分路南下一向沭陽。一向邳州。一向宿遷。又牌行鄰縣。催辦糧料。十一日乙未。

大清兵攻邳州。署印推官沈冷之固守待救。遺聞云。史可法統兵抵白洋河。十二日。

明季南畧

卷之八

七

大清兵入宿遷。可法提兵救之。隨拔營去。十三日。高傑抵徐州。先是河南巡按陳潛夫探得。

大清朝于十月二十五日發兵。一往山東。一往徐州。一往河南。豫王將從孟縣過河。傑與澤清書。清朝發。

一王子領兵號二十萬。實七八千。齊駐濟甯。近日河南撫鎮接踵告警。一夕數至。開封上下北岸俱。

大兵問渡甚急。恐一越渡。則天塹失恃。長江南北。盡爲戰場。時事到此。令人應接不暇。惟有殫心竭力。直前無二于萬難之中。求其可濟以報國恩而已。澤清以。

聞十五日己亥劉澤清奏。清將夏成祖已發濟甯。楊方輿在宿遷。集鐵匠打鐵條爲紮棧之用。臣今議分汛防河。三里一保。百步一圈。空處築牆挑濠灌水。勒令有司興工。王燮田仰王永吉自安東至徐。蕭楊屬督輔。開歸屬越其傑。各申報竣。候左懋第回日另圖也。二十日甲辰。田仰言。清將已駐沂莒二州。哨馬至沐榆遼人趙福星爲宿遷道。兵五千鎮守。十二月乙卯朔。

大清國萬騎下河南。初三日丁巳。王永吉總督防河。劉

明季南畧

卷之八

八

高二將聯絡張縉彥王燮。分布河北王濬移駐淮上。命黃得功劉良佐移駐近地。以援邳宿。十五日己巳。左都督陳洪範南還。上言初禮部薦臣。以臣與吳三桂同里戚誼意。

大清之破賊必三桂爲政。其事殊不然。九月十六日。臣

至德州。

大清撫方大猷示以攝政王令。有來使不必敬護。止許百人赴京朝見。夫曰朝見。則目無天使矣。閣臣主議以抗節爲不辱命。但知三桂借兵於清。未知大勢。

之何如也。錦衣賂養性爲之撫遣兵相迎。二十九日。司務贊畫王言賚臣名帖送內院。回言馮銓謝陞等詞色甚薄。却帖不收。十月十二日奉御書入正陽門。臣隨宿鴻臚寺。闕防甚嚴。水火不通。飢寒殊苦。十四日內院剛林偕十餘人來視。戎服佩刀直登寺堂上坐。指地下。令臣等坐。大聲責臣江南不應更立天子。且曰。毋多言。我將不日下江南。十五日剛林來收銀將十萬兩交訖。蟒緞餘幣尙在後也。私計吳三桂不受書。則萬金可無與。諸人踴躍捨散。明日遣兵押

明季南畧

卷之八

九

行臣等請祭告諸陵。及改葬帝后。皆不許。朗誦檄文。二十七日促行防守甚嚴。十一月朔。至天津。復運緞絹悉押去。疑養性有私于臣。革職逮問。初四日過滄州。有官來追執左懋第回京。不容敘別。十六日過濟寧。

大清兵乃還。十一日到徐州渡河。洪範入見言。

大清兵萬分緊急。旦夕必下江南。馬士英惡之曰。有四鎮在何慮焉。陳洪範請加恩使北臣兵科戴英劾止之。言洪範出使無功。正使身陷異域。下役羣聚晉爵。

天下聞之。恐哄然竊笑也。十八日壬申。馬士英疏言。清兵雖屯河北。然賊勢尙張。不無後慮。豈遂投鞭問渡乎。且強弱何常之有。赤壁三萬。淝水八千。一戰而江左以定。况國家全盛。兵力萬倍于前。廓清底定。痛飲黃龍。願諸臣刻勵之也。命王永吉防河北。張縉彥防河南。分許定國王之網。信地遺間云。大學士王鐸疏。請視師江北。以復國仇。不允。時

大清兵至。夏鎮別由濟甯南渡。攻海州。圍邳州。史可法

高傑劉澤清各請告急。不應。二十日甲戌。命史可法

明季南畧

卷之八

十

會兵援邳州。二十四日。張緒彥分諸將防河。甯陵以東。至歸德屬王之網。甯陵以西。至蘭陽屬許定國。祥符以西。屬劉洪起。河雒委李際遇。高傑北征。發徐州。二十九日癸未。加高傑太子少傅。史可法太傅。先是程繼孔斬木編筏。勾引北兵渡河。僞投傑降。傑知其詐。因誘斬之。收其衆。至是。士英追理其功。故有是命。

使臣左懋第列節

左懋第。字仲及。號蘿石。登州萊陽人。崇禎辛未進士。出陳文莊之門。壬申冬。授韓城令。三年之中。流寇薄

城者三入境者再皆設法擊走之。癸酉考選戶科給事中。尋以吏給事中奉勅察核南京蕪湖等處兵餉。未復命而上崩。宏光立。入見陳中興大計。命視師江上。陞僉都御史巡撫應安等處。以母死于天津。乞守制。而朝議遣大臣使北通好。營先帝山陵。并議割地歲幣。公自請北行。因得莖母。陞兵部侍郎。賚國書金幣以行。而副之者太子太傅左都督陳洪範及太僕寺少卿兵部職方司郎中馬紹愉。兵部司務陳用極等從行。八月。行次滄州。陳洪範遣信先致吳三桂封

明季南畧

卷之八

七

冊三桂不啟封緘。奉攝政王。九月。至楊村。士人曹遜金鑣孫正疆謁見。言報國之志。公喜。署爲參謀。十月。進至張家灣。聞以四夷館處使臣。行屬國進見之禮。洪範無言。參謀陳用極曰。此事所繫甚大。公爭之。乃改鴻臚寺。遣官騎迎。入十四日。內院剛林來責以朝見。公曰。勅命先謁陵。後通好。今未拜先帝梓宮。不敢見。剛屈而去。明日復來言如前。公終不屈。一一抗拒。聲色俱厲。既持國書金幣去。公遣參謀陳用極以謁陵事請不得。乃陳太宰于寺廳。率將士哭三日。二十

七日忽數騎遣行出永定門。十一月初五日。止滄州里舖。又數騎追執公及紹愉。還而獨令洪範南。副將張有才。楊逢春。劉英。止滄州。公返北都。拘之大醫院。不通出入。上攝政王啟。不報。而時令人說之降。公不荅。洪承疇謁之。公曰。鬼也。承疇松杏敗死。先帝賜祭。加醮九壇。錫廕久矣。今日安得更生。李連泰亦來謁。公曰。受先帝寵餼。不狗國降賊。又降。情何面目見我耶。漢臣投謁者皆受罵。亦憚見之。乙酉正月。劉英

及曹遜。金鑣入訊。踰垣得見。遂發疏。令金鑣及都司明季南畧。

卷之八

十一

楊文泰赴金陵。奏之。及至。而金陵已失守矣。曹遜曰。如何。公曰。復何言。七日不食。慟哭誓必死。閏六月十五日。以江南卽平。再下確髮令。副將艾大選。首髡如詔。公杖大選。及傳濬。大選自經死。濬恐爲蜚語。聞十九日。捕下刑部。公曰。我自行我法。殺我人。與若何。與可連殺我。以兵脅公。難髮。公大呼不可。而叅謀兵部主事陳用極。字明仲。蘇州崑山人。與游擊王一斌。王廷佐。張良佐。守備劉統。亦大呼不可。遂以公等六人下獄。二十日。攝政王召見。鐵鎖擁入內朝。公麻衣孝。

巾向上長揖。南面坐于庭下。攝政王數以僞立福王。勾引土賊。不投國書。擅殺總兵。當廷抗禮。五大罪。而公辯對侃侃。終不屈。惟請一死。命薙髮。堅不肯。攝政王問在廷漢臣云如何。吏部侍郎陳名夏曰。爲福王來不可饒。公曰。若中先朝會元。今日何面目在此。兵部侍郎金之俊曰。先生何不知典廢。公曰。汝何不知羞耻。我今日祇有一死。又有多言。攝政王揮出斬之。僉都趙開心將起有言。同坐掣其裾而止。公至宣武門外。神氣自若。南向四拜。端坐受刑。僧子楊某涕泣。

明季南畧

卷之八

三

稽首而後行刑。公既出。趙開心始得啟。王將從之。而已報死矣。題絕命詩有曰。峽坼巢封歸路迴。片雲南下意如何。寸丹冷魄消將盡。蕩作寒烟總不磨。馬紹愉率所從將士。悉薙髮降。陳用極王一斌。王廷佐張良佐。劉統與公同日見殺。忽沙風四起。捲市席棚。于雲際。屋瓦皆飛。一時罷市。陳用極之門人咸默序其事傳之。蓋國朝以奉使死者。忠文王禕。忠節吳雲。與公三人而已。公與會稽章大理。正宸誼最深。公死。大理亦遯荒野。公之同鄉姜給諫。採出其詩以梓於

世

東村老人曰。蘿石之死。比文信公尤烈。有一人而可洗中朝三百年之氣。可見讀聖賢之書者。原有人實踐。紛紛盜名之輩。妄言聲氣。實降恐後矣。

左公至北。陳洪範欲以國書畀禮部。公謂館伴必以龍亭出迎。不然。勅書必不可與。故攝政王責公不投國書。

凌駟自益于濟館

明季南畧卷之八

十四

凌駟原名雲翔。字龍翰。徽州歙縣人。崇禎癸未進士。甲申正月。授兵部職方司主事。督輔軍前。贊畫。曲沃兵潰。駟獨走至臨清。糾合三百人起兵。擒僞防禦使王皇極等三人。傳檄山東。其畧云。跡今逆賊所恃。無過假義虛聲。假義則預免民租。虛聲則盛稱賊勢。以致浮言有動。舉國如狂。愚悞無知。開門揖寇。及至闕城一啟。卽便毒楚交加。一窟而徵數萬金。一商而派數千兩。非刑拷比。罔念尊賢。縱卒姦淫。不遺寡幼。將軍出令。先問女人。州縣升堂。但求富戶。於是山東河

北各山寨來歸者甚衆。上疏南京。改浙江道監察御史。巡按山東。而

大清兵日逼。駟復上疏言。臣以鉛槧書生。未諳軍旅。先帝過簡置之行間。遭值危厄。不能以死殉國。乃以萬死餘生。糾集義師。討擒僞逆。誠欲自奮其桑榆之效。然不藉尺兵。不資斗粟。徒以忠義二字。激發人心。方今賊勢猶張。東師漸進。臣已上書彼國大臣。反覆懇切。不啻如秦庭之哭矣。然使東師獨任其勞。而我安享其逸。東師克有其土。而我坐受其名。恐無以服彼

明季南畝 卷之八

七

之心。而伸我之論。爲今日計。或暫假臣便宜。權通北好。合兵討賊。名爲西伐。實作東防。俟逆賊旣平。國勢已立。然後徐圖處置之方。若一與之抗。不惟兵力不支。萬一棄好引仇。并力南向。其禍必中於江淮矣。若臣之自爲計。則當不出此。臣南人也。卽不肖而有功名之想。尙可幾幸于南。但恐臣一移足。而南大河之北。便非我有。故忍苦支撐于此。以爲他日收拾河北。畿南之本。夫有山東。然後有畿南。有畿南。然後有河北。臨清者畿南河北之樞紐也。與其以天下之餉守

淮不若以兩河之餉守東。乞皇上擇一不辱君命之使臣。聯絡北方以弭後患。宣慰山東州縣。以固人心。時朝廷已遣陳洪範北行。而竟無一兵救山東者。

大清兵盡下山東州縣。駒南走至大名。

大清國以兵科印劄招駒。駒懸之陳橋驛中。遂獨身至南京入對。復差巡按河南。駒受命疾馳入歸德。而

大清兵已至城下。大帥王之綱引兵南走。獨駒與士兵數百守城中。遊擊趙擢入城說降。駒斬之以徇。次日率兵出西門斫營。而守者已開東北門迎降。

明季南畧

卷之八

七

大清帥傳令必生致駒。駒自勿爲其麾下所持。乃以兩印投井中。命叅將吳國典等齎勅旨并具遺疏入奏。卽書一官銜帖。與其從子潤生。單騎詣營。見

大清帥豫王。長揖不拜。豫王雅重駒。命具酒饌。親持金爵飲駒。駒辭以性不飲酒。留營中。另設一幕。贈大帽一貂裘一革烏一。駒不受。強畱之一日夜。與姪潤生同自縊死。遺豫王書曰。世受國恩。濟之以死。臣義盡矣。願貴國無負初心。永敦隣好。大江以南。不必進窺。否則楊子江頭。凌御史。卽昔日錢唐江之伍相國。

也承 貴國隆禮。人臣義無私交。謹附繳上。豫王令
殯之。察院公署送銀百兩治喪。城中吏民皆大哭。駒
母年七十歲。子四歲。登第後未得一省云。事聞朝廷
壯之下部議。卹會國。不果。自宏光初立。史督輔請
分南四鎮。遂無一人計收山東者。使乘

大清兵未下之日。一旅北出。與公犄角。上扼滄德。下蔽
徐兗。天下事未可知也。

編年云。

大清兵至苑家寨。總兵王之綱。邀巡按凌駒南避。駒不

明季南畧 卷之八
聽。

七

大清陷睢州。巡按御史凌駒被執不屈。與姪潤生自縊。
事聞。贈駒兵部侍郎。潤生御史。

大清兵剿青州土賊

二月十八日辛未陳洪範報

大清于正月初六日發兵往青口。又調登州天津海船
巡邏。平度州望高山有土賊作亂。燒萊州。西關有號
許王者。兵數萬屯青州。

大清兵往剿

大清豫王曉諭

四月十七日己巳

大清國攝政王曉諭江南南京浙江西湖廣等處文武官員軍民人等知悉。爾南方諸臣向佐明朝。崇禎皇帝有難。天關焚毀。國破君亡。不遣一兵。不發一矢。不識流寇一面。如鼠藏穴。其罪一也。及我進戰。流寇西奔。爾南方未知京師確信。又無遺詔。擅立福王。其罪二也。流寇爲爾大仇。不思征討。爾諸將各自擁眾。擾害良民。自生反側。以起兵端。其罪三也。此乃天下所共憤。王法所不赦。予是以恭承 王命。問罪征討。爾文武官員。速以地方城池投順者。不論官之大小。各陞一級。抗拒不順者。自身遭戮。妻子受俘。如福王改悔前非。自投軍前。面釋其罪。與明朝一體優待。福王親信諸臣。亦知罪改過歸誠。亦與祿俸。文到之日。士民不必驚慌。逃避農夫。照常耕種。城市秋毫無犯。鄉村安堵無妨。但所用糧草。預解軍前。兵部作速火牌曉諭。毋得遷延。以違軍法。咸使聞知。

議禦北兵

大清兵攻破徐碭。又破亳泗。四月初八日庚申。史可法三報緊急。宏光曰。上游急則赴上游。北兵急則赴北兵。自是長策。可法曰。上游不過欲除君側之奸。原不敢君父爲難。若北兵一至。則宗社可虞。不知輔臣何以朦蔽至此。乃遣書馬士英。懇其選將添兵。大聲疾呼。士英惟以左兵爲慮。不應。初九日辛丑。

大清兵至潁州。南將降者逃者相半。梁雲構請合劉澤清黃得功將兵入衛。黃斌卿請留駐防。初十日壬戌。徐卬告急。令衛亂文李本深督兵駐泗州。十四日丙寅。明季南畧卷之八。九。

五日丁卯。劉洪起奏。寅。劉澤清劉良佐各請將兵入衛。諭以防邊爲急。十日丁卯。劉洪起奏。

大清兵乘勢南下。如同破竹。無人敢遏。恐爲南京之憂。王永吉奏。徐鎮孤危。援絕勢不能存。乞勅史可法衛亂文其保徐州。方可以保全江北。十七日己巳。史可法奏。

大清騎分路南下。鎮將平日擁兵糜餉。有警一無足恃。又奏李成棟棄地南奔。士英亦不應。時塘報洶洶。十九日辛未。宏光召對。士英力請。亟禦。良玉大理寺卿。

姚思孝尙寶寺卿李之椿等合詞請備淮揚工科吳希哲等亦言淮揚最急應亟防禦宏光諭士英曰左良玉雖不應興兵逼南京然看他本上意思原不曾反叛如今還該守淮揚不可撤江防兵士英厲聲指諸臣對曰此皆良玉死黨爲游說其言不可聽臣已調得功良佐渡江矣寧可君臣皆死于

大清不可死于良玉之手瞋目大呼有議守淮者斬宏光默然諸臣咸爲咋舌於是北守愈疏矣禮部尙書錢謙益言陳洪範還該收他宏光曰國家何嘗不收矣

明季南畧

卷之八

三

人只是收來不得其用耳希哲退曰賈似道棄淮揚矣

先君子述舅氏語曰宏光召對時群臣俱請禦北兵宏光然之獨士英大聲面斥上曰不是這樣講寧可失國于

大清云云宏光不敢言又朱大典忿怒入朝堂曰少不得大家要做一箇大散場了衆聞之愕然

史可法揚州殉節

四月二十二日甲戌

大清兵渡淮如入無人之境二十四日

大清兵猝至揚州圍攻新城可法力禦之薄有斬獲恐益急可法血書寸紙馳詣兵部代題請救不報二十
五日丁丑可法開門出戰

大清兵破城入可法拔劍自刎原任兵部尙書張伯鯨被執不順身被數創自刎死妻楊氏媳郝氏從之伯鯨標下游擊龔堯臣被執不屈死甲乙史云

大清兵渡淮是晚猝至揚州破新城史可法在舊城

大清檄云若好讓城不戮一人也可法不爲動丁丑

明季南畧

卷之八

五

大清兵詐稱黃蜚兵到可法縋人下城詢之云蜚兵有三千可畱二千在外放一千入城可法信之時

大清兵在東門約以西門入及進而反戈擊殺可法立城上見之卽拔劍自刎左右持救乃同總兵劉肇基縋城潛去或云引四騎出北門南走沒于亂軍中或云

大清兵銳攻北門可法震大砲擊之死者甚衆再震而愈聚攻益銳已破西門入矣擁可法見豫王長揖不屈遂遇害

予思甲戌渡淮。是晚猝至揚州。未必如此之速。則疑丙子爲是。至于史公死節。其說不一。然豫王入南京。五月二十二日癸卯。卽令建史可法。祠優恤其家。是王之重史公。必在正言不屈。而絕城潛去之說。非也更聞江北有史公墓。康熙初年。予在維揚。見公生祠。諡爲清惠。父老猶思慕焉。憶順治六年仲冬。予入城。應試有浙之嘉興人同舟。自言久居於揚。問以

大清兵破城事。彼云我在城。逃出稔知顛末。初揚人畏

明季南畧

卷之八

五

高傑。濬掠鄉民。避入城。後水土不服。欲出城。江都令不許。遂居于城。四月十九日。

大清豫王自亳州陸路猝至揚州。兵甚盛。圍之時。史可法居城內。兵雖有。能戰者少。閉門堅守。不與戰。大清以砲攻城。鉛彈小者如杯。大者如壘。礮墮卽脩。訖如是數次。而砲益甚。不能遽脩。將黃草大袋盛泥于中。須臾填起。

大清或令一二火卒偵伺。守兵獲之。則皆歡呼請賞。可法賜以銀牌。殊不知

大清兵甚衆。可法日夜待黃。得功軍至。圍至六日。乃二十五日丁丑也。忽報曰。黃爺兵到矣。望城外旗幟。信然。可法開門迎入。及進城。猝起殺人。知爲大清人所給大驚。悉棄甲潰走。百姓居新城者。一時譁。此不知所爲。皆走出城。可法不知所終。史公短小精悍。面黑。在軍中。茹麥糲飯。食不三味。衆共憐之。

予按宋恭帝時。元右丞相阿杰圍揚州。日久無成功。築長圍困之。城中食盡。死者枕籍滿道。明太祖將繆大亨克揚州。止餘民十八家。然則宋元迄今。揚民三罹劫矣。豈繁華過盛。造化亦忌之耶。

